

四・潮打石頭，客愁鄉夢： 烽火連天的顛沛流離

對於莊嚴而言，他的一生隨著國家的命運，與故宮文物緊密地結合在一起，遠在松花江畔的少年，最終成為典守清宮文物的老宮人，從二十餘歲入宮開始，走過中國廣大領土，飄洋過海，都是為典守文物，都是為了弘揚這批文物背後的悠久歲月所含藏的文化精髓。如果沒有一個安貧樂道的人品，如果沒有一位能與他甘苦共嚐的賢內助，這位典守使恐難有放達而樂天的生命情懷。他們夫妻由南京押送文物起，在西南蟄居將近六年，接著北上四川巴縣又度過將近一年艱困生活。抗戰勝利後，文物運抵重慶南岸海棠溪向家坡，直到1947年悉數文物才分批運返南京朝天宮分院庫房；此時故宮文物繞行大半個中國，距離離開紫禁城時已有十四年之久。莊嚴回到南京這座石頭城，局勢日非，焦慮難安；1948年12月到隔年2月下旬，故宮文物再分三批運往臺灣，莊嚴一家渡海來臺。

〔右頁圖〕莊嚴八十歲為媳陳夏生撰寫瘦金書捲簾格詩句 1977

款識：雨夜前庭春宿燕 花時舊苑啼鶯 六十六年十二月十一號 燈下 六一翁八十歲

〔下圖〕1955年，莊嚴（前排右1）參加中華民國書法訪問團抵東京，餐會上巧遇溥心畬（前排右2）、黃君璧（後排右3）、張大千（後排右4）。



■ 雲水無心，讀書華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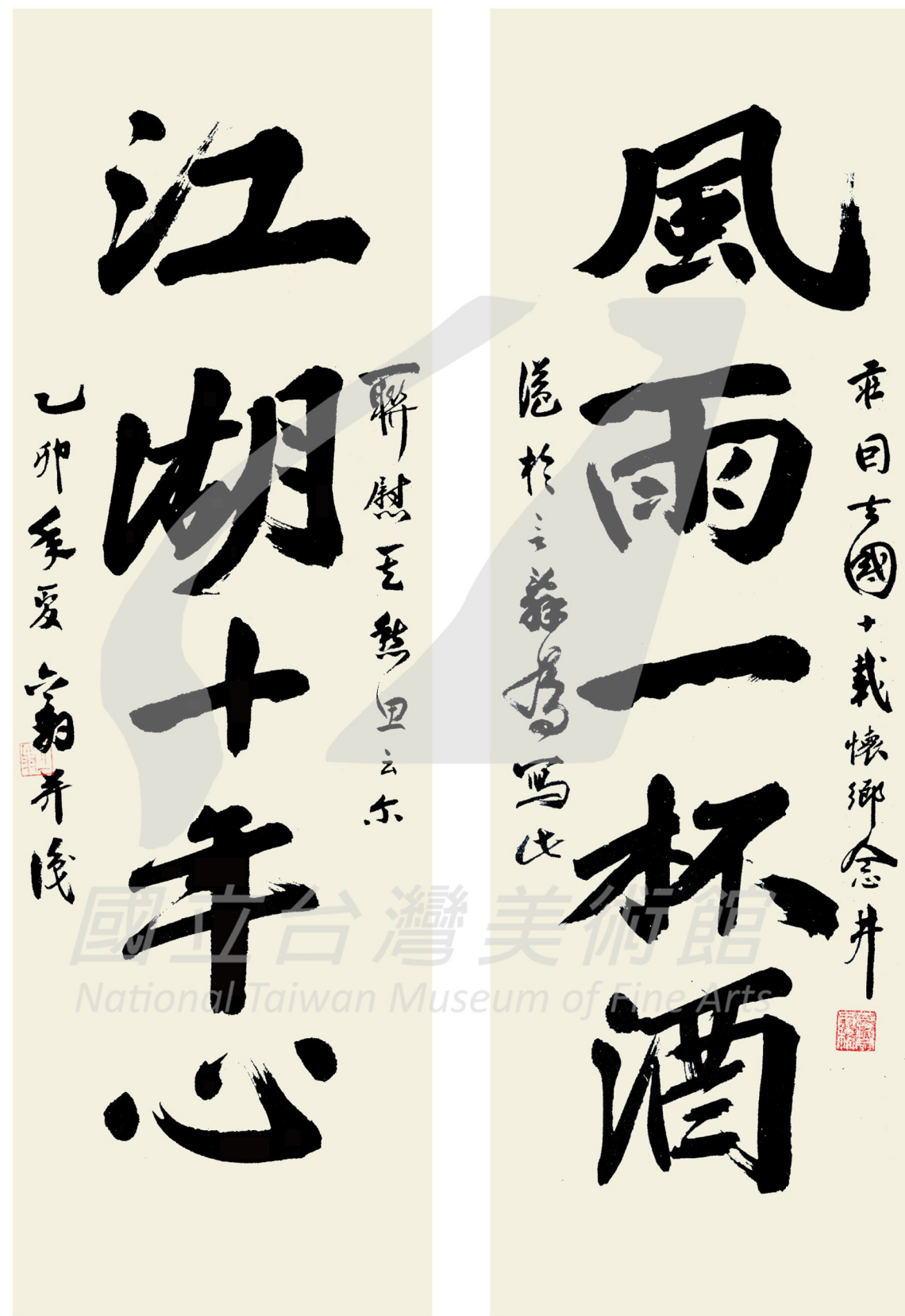
華嚴洞的故宮文物，除了典守史莊嚴之外，我們切不可忘記他的夫人申若俠。申若俠人如其名，一者具俠義熱情，再者雖為女性，卻是俠義心腸。在全國陷入一致對外的抗戰時節，物資十分艱困，國府一面必須應付日寇時時亟欲亡華的軍事行動，另一方面必須維持全國公務人員的龐大開銷；特別是處於西南邊陲的故宮安順辦事處，更是不容易，物資補給實屬不易。因此，申若俠必須負起如何給予莊嚴穩定的環境，一方面必須照顧四個年幼的孩子，此外又必須協助打點安順辦事處單身職員的生活問題；因此她每天都要步行好幾里路到黔江中學擔任國文老師，以微薄的薪資補助全家生計。

安順縣地處貴州省西南部，距離省會貴陽近九十公里，境內屬於喀斯特地形集中區域，熔岩地貌，變化多端，舉凡石柱、石筍、落水洞、陷塘、坡立谷、天生橋、乾谷，洞內伏流交錯，洞外則有河川匯聚，景貌多變而驚險。幸運的是，此地夏季溫度平均21度，氣候宜人，並不酷熱，適宜人居。故而故宮文物隱蔽於此，得有自然屏障。

對遊人而言，或許安順風景明媚，奇貌動人，然而對於身負國家重任的莊嚴而言，隨時都處於待命狀態，因為戰況隨時會變，時局時時會改，故而養成莊嚴生性安貧，卻更易性急，練就一身本事，隨時接獲命令，隨時起運文物。他在〈貧甚戲作〉中提到：「家寒兒衣不掩髀，空庖土竈未炊煙。」莊嚴雖身為故宮文物安順辦事處主任，戰亂物資時有不濟，食指浩繁，自家小孩仿如貧寒人家的孩兒，衣服都無法遮蔽肋骨以下的部分，廚房的土竈，無米足供炊煙。幸而夫妻情深，相互扶持，守護家庭，「喪亂一家未散分，浮名浮利終何用；但教先生尊不空，焉管明日飢腸痛；興酣搖筆自吟詩，詩成泥教諸兒誦；國難以來七年中，驚心動魄恫焉慟；時呼時呼非昔比，回首前塵直如夢。」在〈贈若俠夫人〉詩中，感念相夫教子之恩，雖非達官顯赫，慶幸的是家人團聚，雖貧困不已，尊中有酒，酒酣之際漫成詩歌；酒醒之後，在泥地寫詩教子，一派和樂。莊嚴一家居住於安順城

【右頁圖】

莊嚴1975年所寫與「酒」有關的詩句：「風雨一杯酒，江湖十年心。」



彼得我兄三正

舉盃必乾和牌必大

讀書務博考訂務精

張佛子句 莊嚴書

莊嚴以「燕尾」體書張佛子聯贈送與故宮同事昌彼得：「舉杯必乾和牌必大，讀書務博考訂務精。」

三盃通大道

七十老翁酒後有此險事書告海外兒及美麗賢息（媳）辛亥四月六一翁再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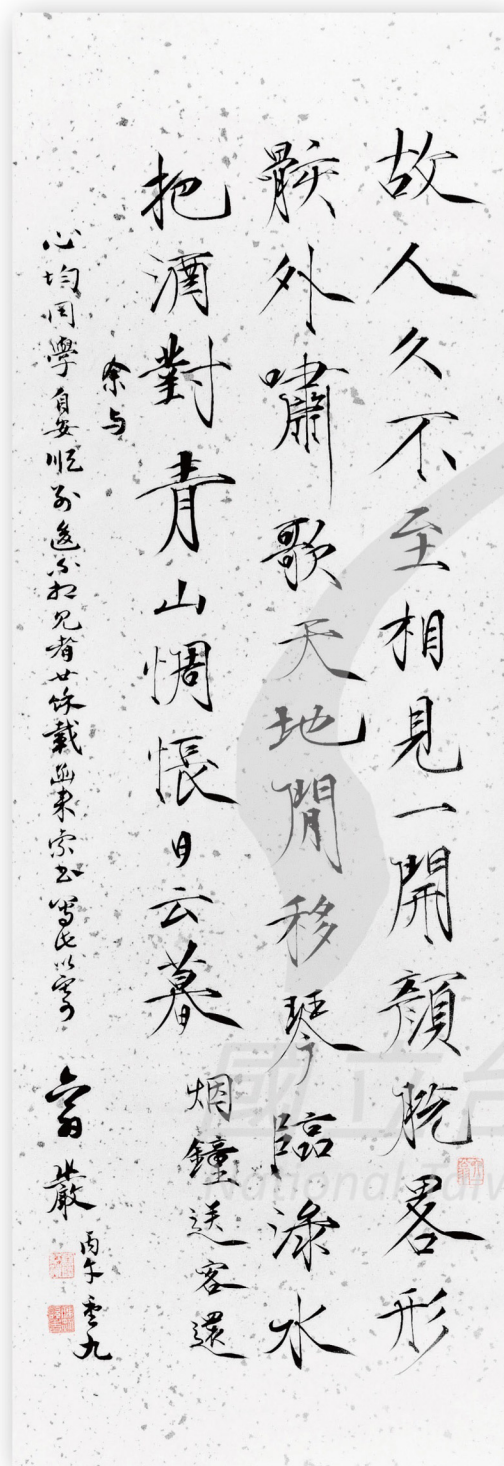
莊嚴所寫與「酒」有關的詩句：「三杯通大道，一醉跌跟頭。」

款識：七十老翁酒後有此險事書告海外兒及美麗賢息（媳）辛亥四月六一翁再醉

一醉跌跟頭

美麗賢息
辛亥四月
六十翁再醉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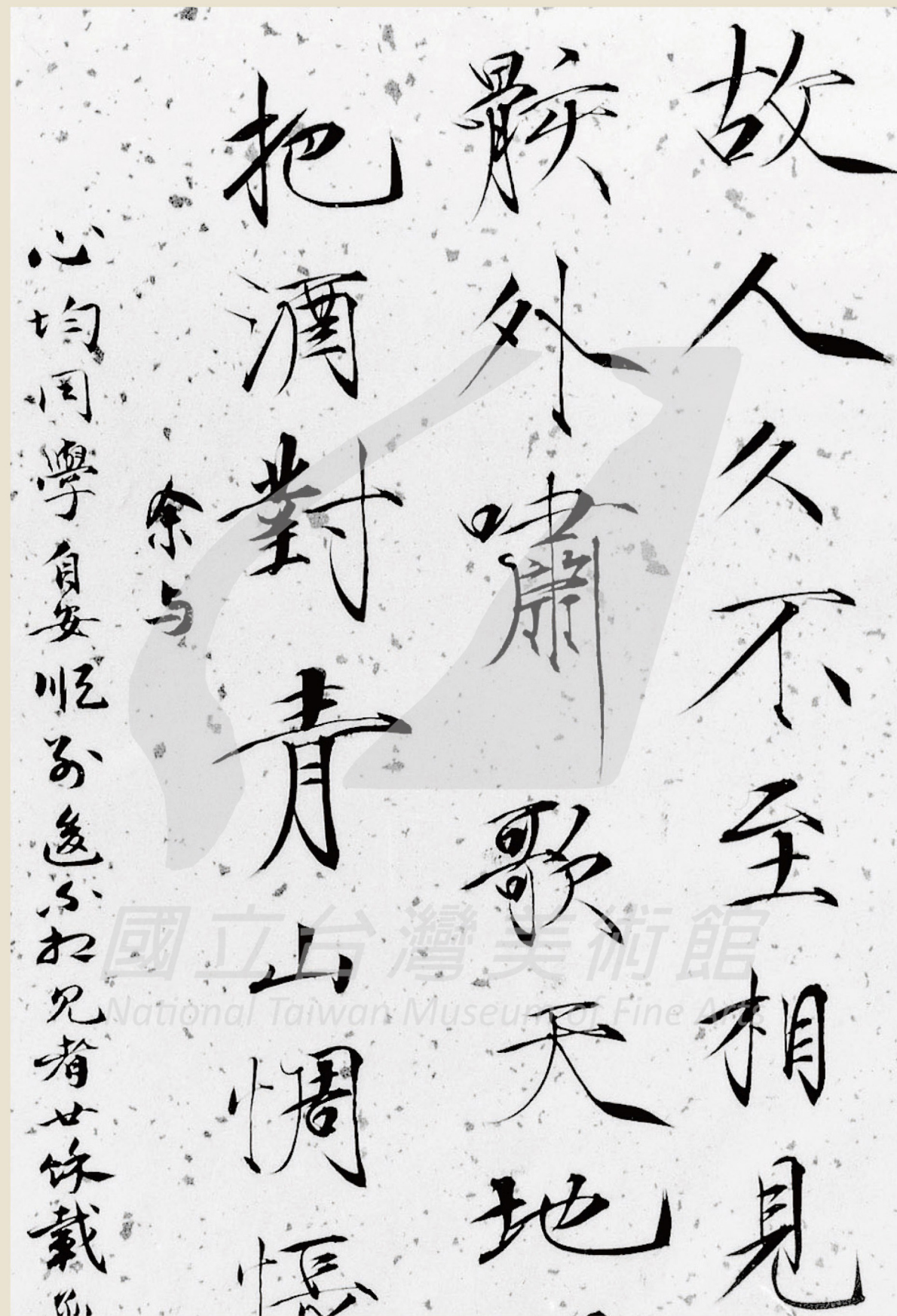


莊嚴以瘦金體所書「故人久不至，相見一開顏；脫畧形骸外，嘯歌天地間；移琴臨淥水，把酒對青山；惆悵日云暮，煙鐘送客還。」贈安順時學生王心均。（右頁圖為局部）

內，華嚴洞內放置文物之外，也建有小書齋，取名「奇觚」，「觚」為飲酒器，自己喜於小酌，更寓「壺中歲月長」之意。在華嚴洞的歲月，彷彿世外桃源，平靜度日。「來往華嚴信有緣，逃亡人稱似神仙；已齋詩句雲林畫，盡在閒吟拄杖邊。」雖是逃難，觀畫吟詩，閒適自安。

「築室華嚴遠世塵，小齋清寂但容身；山妻喜得教書未，世上原無餓死人。」洞內雖小卻遠離城市，毫無喧鬧擾攘，有了個「奇觚齋」就已心滿意足。慶幸的是，申若俠在黔江中學謀得教職，三餐雖貧乏，尚不致飢餓，詩歌中顯得放達自在。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襲珍珠港後，一方面擴大向東南亞大舉入侵，形成對中國西南部的包圍態勢；另一方面則迫使美國參與亞洲戰場，中國獨自抗日局面，獲得紓解。正是在這段期間的1943年8月，莊嚴寫了〈讀書山華嚴洞即事〉：「雲自無心水自閒，平林如薺遠連天；吟成短句無人賞，已逐飛鴻入冥煙。」詩歌平淡悠遠，頗類王維山居詩歌。當時，申若俠在黔江中學教書，每月可以獲得一擔米。然而必須自行請人拉回，研磨去殼，方能入炊。黔江中學由朱家驊所創建，聘請生物學家陳兼善（達夫）擔任校長，延攬許多名師講學。名教授潘光旦、毛子水都曾在此講演，莊嚴偶而也受邀講演，王心均在《故宮·書法·莊嚴》一書中的〈從安順到臺北〉文中提到莊嚴：「有一天朝會上校長介紹一位十分清秀，文質彬彬的老師上臺演講，記得講題是『避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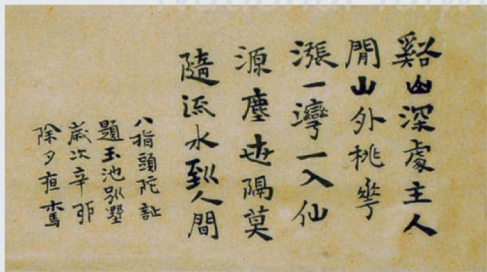


【關鍵詞】

八指頭陀（1851-1912）

八指頭陀，湖南湘潭人，為晚清著名詩僧，個性堅篤，詩體孤高。八指頭陀俗性黃，名讀山，字寄禪，乃黃山谷族孫。十七歲貧苦為族人放牛時，見籬間桃花為暴風雨所摧毀，感慨生命無常，遂依止法華寺東林長老，號敬安，往後追憶此事，詩云：「紅桃紫杏滿山窠，鬥豔爭妍一剎那；悟得人生皆夢幻，從茲清磬念彌陀。」寄禪因修頭陀苦行，又以燃二指供佛，故稱八指頭陀。1877年禮拜浙江阿育王寺佛舍利前，燃二指，剝臂肉燃燈供佛，因剩八指，自稱八指頭陀，〈自笑詩〉云：「割肉燃燈供佛勞，可知身是水中泡；只今十指唯餘八，似學天龍吃兩刀。」

寄禪老人出生農家，世代務農，母親連生數女，日夜祈求觀音菩薩，遂得懷孕，未長父母雙亡，遂為族人放牛。寄禪本不能詩，一日與道友訪洞庭湖，道友紛紛觀景賦詩，因其不能詩歌，遂一旁澄心趺坐，湖光萬頃，忽得句「洞庭波送一僧來」，日夜鑽研，往後拜國學大師王湘綺為師，遂以詩歌聞名於世。民國肇建，政府與地方鄉紳侵吞寺產，佛教危殆，八指頭陀被選為中國佛教總會初任會長，到北京籲請政府下令禁止毀寺奪產，因被羞辱，憤而辭出，歸返法源寺，當晚胸膈作痛，示寂。他的詩文交際人脈豐沛，使其得以為清末民初保護佛教的重要依據。詩歌清寒冷峻，頗有「郊寒島瘦」之風。喜詠白梅，人稱「白梅和尚」，巧用「影」字，又稱其「三影和尚」，詩歌風格有杜甫之憂國，也有陶潛之隱逸，兼及賈島、孟郊之氣體，融製一爐，與弘一大師、蘇曼殊並稱民國三大詩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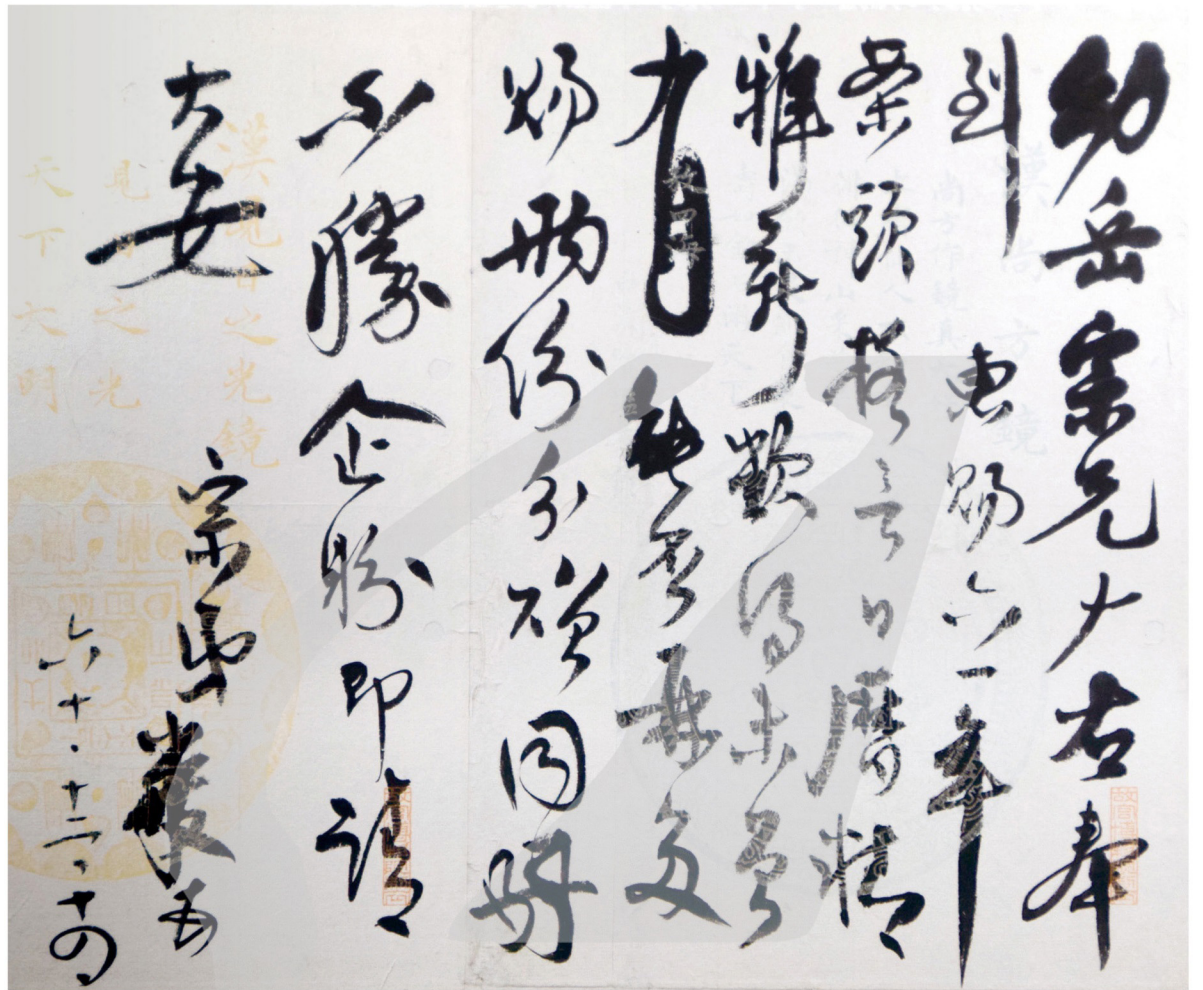
谿山深處主人間，山外桃華漲一灣；
一入仙源塵世隔，莫隨流水到人間。
八指頭陀證題玉池別墅 歲次辛卯除夕夜書

這是個冷僻的題目，但講者旁徵博引，妙語如珠，引人入勝，贏得如雷的掌聲。」莊嚴在抗戰的後方，依然持續講學與研究，恪守典守史的角色；日常生活則一簞食、一瓢飲，不改其樂。

莊嚴每見學生來訪，必然熱忱招待，溫暖垂詢，勗勉書法與學問。「故人久不至，相見一開顏；脫略形骸外，嘯歌天地間；移琴臨淥水，把酒對青山；惆悵日雲暮，煙鐘送客還。」（P.64、65）此詩歌出自八指頭陀〈喜黃芷舲至〉詩。在莊嚴的精神世界裡，八指頭陀與蘇曼殊的詩歌都為他所喜愛，前者脫俗而富禪趣，後者瀟灑而多浪漫，雖為出世人的詩歌，卻能反映出莊嚴精神世界中的出塵想望。他喜讀八指頭陀詩句，天性敦厚，喜歡交友，雖是學生亦如至親，別後二十餘年弟子，把酒對青山，素來想念，盡付笑談。

三巴羈縻，文物歸途

1945年，二次大戰趨向末期，義大利投降，諾曼第登陸作戰於6月展開。同年4到11月之間，日本舉行「一號作戰」，中國稱之為「豫桂湘會戰」，這是日本對中國展開的最後一次最大規模的聯合作戰行動。日本部隊於1944年11月28日進入貴州省，先遣部隊抵達貴州獨山，頗有直插重慶之態勢，陪都大為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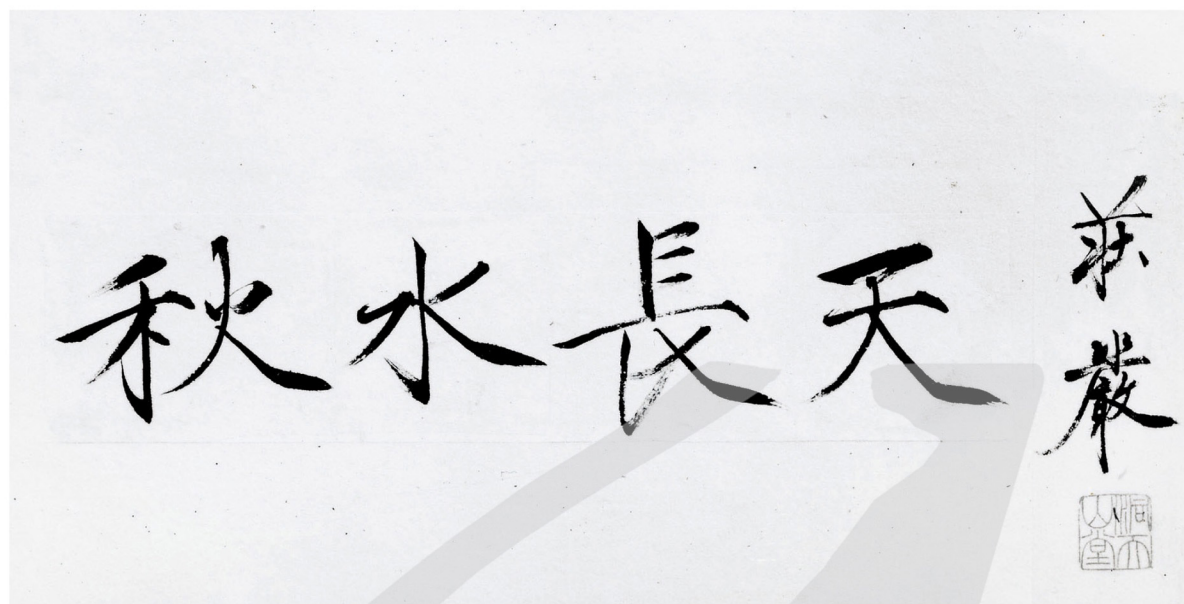


莊嚴以故宮博物院製箋之書簡
37×29cm

款識：幼岳宗兄左右 奉到惠賜六一年案頭格言日曆，精雅新穎，得未曾有。能否再多賜兩份，分贈同好。不勝企盼，即請大安。
宗弟 嚴（花押）
六十年，十二，十四

撼，英、美駐節人員驚慌失措，將擬撤離。雖然這場攻勢最後被國軍抵擋下來，為了文物安全，不得不再次尋覓避禍地點。

為此，安順辦事處進行有史以來最快速的搬遷活動，政府火速調撥輜汽一團獨汽四營軍車，三小時內火速裝箱，連夜駛離安順。沿著川黔公路，直抵達四川省南境巴縣一品場石油溝舊址。這裡地處山谷深處，只有透過一條輸送天然氣的卡車出入的碎石公路進出，舉目所見盡是山崖、竹林及潺潺溪流。故宮同仁分別居住於地勢較高的工寮，如同安順一般，派遣一連軍隊守護文物。根據當時守衛文物警衛排長楊子敬回憶：「我們在庫房周圍設崗，晝夜守衛，深怕有什麼閃失。」「那時，老虎經常臥在窗戶外，抓耳朵、打噴嚏的聲音都聽得一清二楚！」地處



上圖 莊嚴 秋水長天 1980年代 瘦金書體 此為莊嚴為電視劇《秋水長天》書寫的片頭書法

下圖 莊嚴 精氣神 1990年代

〔右頁左圖〕

莊嚴 自作六言詩贈靈兒（莊靈）

款識：登山脚力猶健，白髮搔首無多，雙溪林下袖手，大千任我婆婆。
天上有機（脫「奔月」）人間無地理憂
浮家竟成久客，幾回夢返幽州。靈兒存之 六一翁戲筆

〔右頁右圖〕

莊嚴 贈傅申瘦金書詩軸 1967

款識：丹木生何許 乃在崋山陽 黃花復朱實 食之壽命長
白玉凝素液 瑾瑜發奇光 豈伊君子寶 見重我軒皇
陶淵明詩 君約（傅申）兄 警正 丁未人日 六一翁嚴



立寧先生雅屬

青山千里月



黃葉一砵酒

庚戌新正

翁嚴



暝色起汀洲
涼波吹夕愁
雲垂垂洞庭
野木落蒼梧
秋歲歲雁南渡
年年水北流
水北流滿湘
無限意日暮且登樓

丁未孟陬玄寄禪上人詩

莊嚴客外雙溪



自我來黃州
已過三寒食
年年欲惜春
春去不容惜
今年又苦雨
兩月秋蕭瑟
臥聞海棠花
泥污胭脂雪
暗中偷負去
夜半真有力
何殊病少年
病起頭已白

莊嚴



左圖 莊嚴書蘇東坡五言詩 款識：自我來黃州 已過三寒食 年年欲惜春 春去不容惜 今年又苦雨 兩月秋蕭瑟 臥聞海棠花 泥污胭脂雪 暗中偷負去 夜半真有力 何殊病少年 病起頭已白 莊嚴

右圖 莊嚴 寄上人詩 1967 行書 款識：暝色起汀洲 涼波吹夕愁 雲垂垂洞庭 野木落蒼梧 秋歲歲雁南渡 年年水北流 滿湘無限意 日暮且登樓 丁未孟陬玄寄禪上人詩 莊嚴客外雙溪

右與二圖 莊嚴 行書自撰聯 款識：青山千里月 黃葉一砵詩 立寧先生雅屬 庚戌新正 六一翁嚴

偏僻，猿猴嬉戲、老虎咆哮，莊嚴將溪流命名為虎溪，儲藏文物的石油溝舊址則稱為「飛石岩」。（今日該地屬於重慶市巴南區安瀾鎮魚拱灘五里外，鄰近龍崗、仁流兩鄉。）故宮文物在此地駐留將近一年之久，稱為故宮博物院巴縣辦事處。「莊嚴說他們兄弟小時候，跟著父親逃難到大後方，寄居川南巴縣鄉下，根本沒有學校，父母親就在家裡教他們念書識字，並沒有刻意在文學或藝術方面加以培養、訓練。」在此所指的巴縣鄉間，乃是飛石岩辦事處時期。「莊嚴還發明了一個睡覺前的名畫接龍遊戲和孩子們玩耍消磨時間，這個遊戲是由一個人先說出一個朝代，第二人接著說一位畫家的名字，第三個人再接說這個畫家的代表作，凡是接說不上的就算輸；這樣比看誰連得快，誰知道的多。」莊嚴也以大筆沾石灰水，在黑色岩壁上登梯題寫詠臥牛石自作七絕；同時他也以大自然為題材，為子女講授詩作的方法。固然地處邊遠之地，這批故宮文物卻是中華文化數千年來的精華所在，燦爛地在荒野中滋潤了這一家人的心靈，莊嚴每於曬晾書畫時節，即席講授欣賞名畫的要領。申若俠也親自勞作，闢地植蔬，教四個兒子餵雞掘筍採葷，大自然成為最豐富與根源性的教材。根據莊靈回憶，在飛石岩的歲月雖無學校可上，卻是體驗特別，成為生命中最難得的經驗，令人難以忘懷。

莊嚴寓居深谷，名其居為「水竹居」，「閒拄方竹杖，衣冠半舊時；……巴渝千嶂裡，常與白雲期。」（莊嚴〈水竹居〉）川地多「方竹」，以此自喻巴渝寄情。這段幾近於隱居荒野，彷彿世外桃源的生活，夫妻兩人安貧樂道。遷居飛石岩隔年的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想必歡欣鼓舞的氣氛迅速傳到這四川省東南的深谷裡。申若俠在這年的9月，難得清閒，寫下一首詩歌贈與莊嚴：「慕老吾夫子，行藏似古人；撚髭因鍊句，撫髯嗟閒身；門徑多脩竹，堆書如積薪；半生清絕處，投老益深真。」莊嚴夫妻徘徊於自然山川，歌詠心境述懷，令人欽羨。莊嚴則以東漢劉向《烈女傳》〈魯黔婁妻〉為發想，並和以蘇東坡詩〈獄中寄子由二首〉典故而詩曰：「不作封侯想，鍾情黔婁人；眼中犀角子，相泣牛衣身；慙我謀生拙，勞卿日荷薪；耕前鋤後趣，偕老樂天真。」（〈步若俠夫人見贈原韻〉）關於黔婁妻子的故事，可以旁證出莊嚴自身的心境，以及他對於妻子識己志向，從己素心的感念。

黔婁死，曾子與門人往弔，曾子哭：「嗟乎，先生之終也！何以為諡？」「以康為諡」，曾子不解，黔婁生前衣不蔽體，食不充盈，死則手足無所殮，又無酒肉祭祀，「生不得其美，死不得其榮」，為什麼諡號「康」？黔婁妻子回答：「昔先生君嘗欲授之政，以為國相，辭而不為，是有餘貴也。君嘗賜之粟三十鍾，先生辭而不受，是有餘富也。彼先生者，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不戚戚於貧賤，不忻忻於富貴。求仁而得仁，求義而得義。其諡為康，不亦宜乎！」曾子大為讚嘆：「唯斯人也而有斯婦。」往後君子以黔婁妻為樂貧行道的典範。

莊嚴在詩歌上頗喜寄禪上人那股賈島、孟郊詩歌中的奇峭與孤寂，數次以各種書體書寫，往後渡海來臺，1967年春天，莊嚴以寄禪上人〈白梅詩〉五首自況：「一覺繁華夢，惟留澹泊身；意中微有雪，花外欲無言；冷入枯禪境，清於遺世人；卻從煙水際，獨自養其真。」（1967）這首詩歌以他所喜愛的褚遂良的楷書寫成，以〈千字文〉為間架，運筆灑脫而剛健，筆畫清爽而敦厚，行氣間靈動十足。「而我賞真趣，孤芳祇自持；澹然於冷處，卓爾見高枝；能使諸塵靜，都緣一日奇；含情笑松柏，但保後凋姿。」（1967）「孤芳」自許，「澹然」心境，這首詩歌更能表現出莊嚴人品與心性。當國家大難之際，莊嚴夫婦以魯賢人黔婁夫婦的生命境界自期，典守珍貴文物於荒野深谷，若無高風亮節的情操，如無安貧守道的情懷，豈能如此呢？

1946年1月，故宮文物從飛仙岩啟運，寄存重慶

鳴鶴佩玉飛蓋交映相嵩漢司隸太尉公
職掌三事送商論道美藉阿衡出任不亦宜
乎父操魏太祖武皇帝
麗珠女隸一笑戊午二月
翁薛醒

【右頁圖】

莊嚴書曹植（子建）碑
款識：鳴鶴佩玉 飛蓋
交映 祖嵩漢司
隸太尉公職掌三
事 從容論道
美若阿衡之任
不亦宜乎 父操
魏太祖武皇帝
隋曹子植碑 麗
珠女隸一笑戊午
二月 六一翁薛
醒

南岸海棠溪向家坡；1947年故宮文物運回南京朝天宮旁的故宮博物院南京分院庫房，所有隨文物遷往大後方的故宮博物院人員全部歸返南京。一度莊嚴書函北平常維鈞，代找房子，將返京居住，然而莊嚴一家卻沒來得及回家，國共內戰，形勢逆轉，從此羈留臺灣。

北溝洞天

1947年夏天，國共內戰局勢十分險峻，1946年3月15日到1948年3月13日為止，國共在東北四平街進行四次拉鋸戰，史稱「四平街會戰」。莊嚴返抵南京後，隨著局勢從渾沌至惡化，情緒逐漸低沉。他在《適齋詩稿》「白下集」有序言：「三十六年夏秋以來，時勢日非，憂心如焚。」

1948年，故宮與中央博物院籌備處舉行聯展，在南京中山門內同仁合影。前排左五為馬衡院長，二排左四為莊嚴。（莊靈提供）



1947年2月1日，故宮博物院旅渝同仁在重慶南溫泉虎嘯口下溪脩稷留影。前排右三為莊嚴抱著四子莊靈，右二為申若俠，後方最右一人即劉峨士。（莊靈提供）

適老友張根中自北平來，小住冶城山房。一時黃振玉（堅）、歐陽邦華（道達）、朱豫卿（家濟）諸同學，日夕詩酒聚會。縱談之下，各懷心事，悵觸人事，偶賦小詞，調寄鷓鴣天。」他們彼此在石頭城下，爭論著故宮文物將歸何所，昔日對外，意見一致，今日國共內鬥，卻各懷己見。「傷往事，寫新詞。客愁鄉夢亂如絲。不知朝天宮旁舍，燕子明年宿旁誰。」（莊嚴〈鷓鴣天〉）莊嚴引用劉禹錫〈烏衣巷〉以自況，並擬時局。「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哀而不傷，道盡繁華夢醒。

莊嚴在1948年7月26日當選為中國博物館協會理事，獲選者皆為一時之人才，重要人物有馬衡、徐炳昶、徐鴻寶、李濟、董作賓、傅斯年、杭立武、鄭振鐸、常惠，其中有些人是他的師長輩，有些為平輩，足見莊嚴已在當時博物館界占有極為重要的地位。莊嚴在四川的歲月是戰亂中的小憩，夫妻在重慶向家坡宿舍裡招請好友以崑曲為雅集，申若俠吹笛，餘人依譜高唱。



【上圖】

總統蔣中正（中）與黃君璧（左5）、莊嚴（左3）等合影於北溝陳列室前。（莊靈提供）

【下圖】

1951年6月16日，故博、中博共同理事會抽查兩院文物時攝於北溝。包括莊嚴（右4）、黃君璧、那志良、董作賓、勞幹、李濟、羅家倫等人。（莊靈提供）

1948年冬末的12月5日，徐蚌會戰結束，國軍棄守徐州，國府八十萬大軍，傷亡五十萬，南京震動。作為中華文化精華，文化延續象徵的故宮文物之安危再次面臨重大威脅。11月10日，召集人行政院長翁文灝、教育部次長杭立武、中研院史語所長傅斯年、教育部長朱家驊、外交部長王世杰、中央圖書館館長蔣復璁在行政院長官邸舉行會議，翁院長反對文物渡海，其餘人贊成。其實，力主文物運往臺灣的是當時即將下野的中華民國行憲後第一任總統蔣中正。12月22日，莊嚴奉命與劉奉璋（峨士）押送第一批故宮文物三二〇箱（古物294箱、圖書18箱，檔案7箱，雜項1箱）渡海。莊嚴一家護送故宮文物渡海，搭乘海軍中鼎號登



1951年2月18日，莊嚴（左5）、譚旦岡等人合影於霧峰北溝古豐村庫房院內。（莊靈提供）

陸艦，波臣翻弄，倍盡苦辛，終於在12月26日抵達臺灣基隆。此次，他的責任更行重大，押運數量更多。1月6日由那志良、吳玉璋、梁廷煒、黃居祥等人押送故宮南京分院所藏文物一千六百八十箱（古物432箱，圖書1184箱，雜項64箱），搭乘招商局海滬輪於9日抵達基隆；1月29日，由張德恆、吳鳳培押送第三批文物九百七十二箱（古物533箱，圖書132箱，服飾20箱，檔案197箱，雜項90箱），搭乘海軍崑崙號運輸艦，3月22日抵達基隆。這數批文物，接著由火車載運經楊梅，轉抵臺中糖廠倉庫寄存。

關於文物運臺一事，傳聞北京總院院長馬衡並不知情。但是從各種資料顯示，馬院長反對文物赴臺，同時亦反對莊嚴押解文物去臺，曾有一份馬衡回覆南京分院之電報手稿，內容如下：「……遷臺事，如理事會負責，當遵辦，並添選書畫人員，派安順原班。衡。」其一為，理事會負責當遵照辦理，再者，「安順原班」乃指舊有故宮安順辦事處原班人馬，其負責人不正是莊嚴嗎？只是既有電文手稿，何以又有不知文物渡海之傳言？此時徐蚌會戰，國府慘敗，北平已經變成孤城，遲早淪陷。為求自保，各種傳聞甚囂塵上。1月31日共軍進入「北平」，馬衡因「護寶」有功，留任故宮博物院院長，處於當時政權更迭之際，局勢

[右頁圖]

莊嚴1956年在霧峰自撰聯贈夫人若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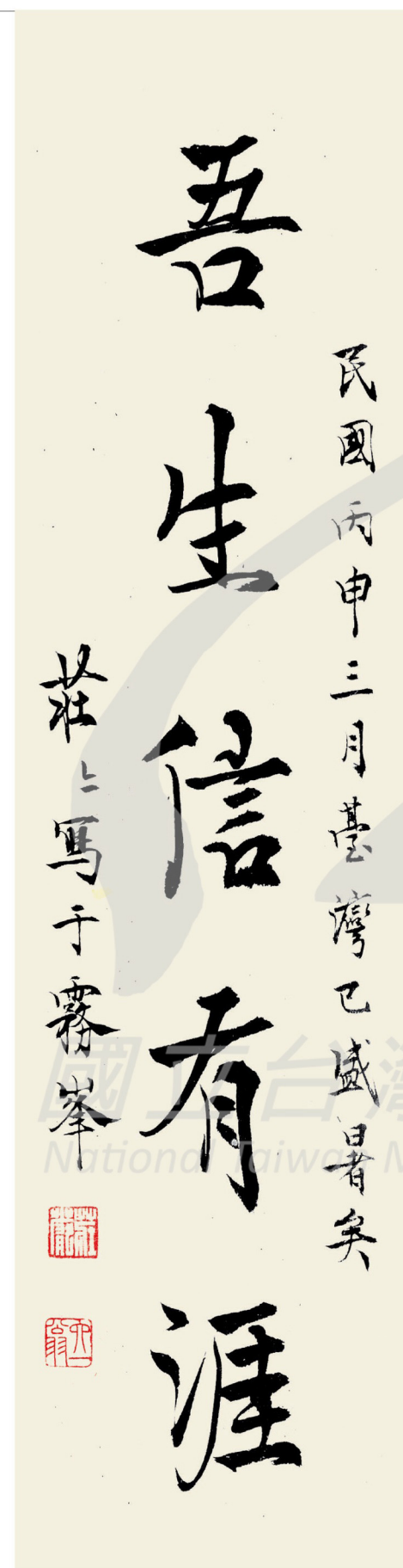
款識：至人原無相。吾生信有涯。



1953年秋，中央文管處北溝庫房防空洞落成紀念合影。莊嚴立於右起第八位。（莊靈提供）



1963年10月，莊嚴（右1）、葉公超（右2）等人於北溝庫房防空洞修整時合影。（莊靈提供）



瞬息萬變，個人發言動機往往超乎常情！或許北京原故宮同仁之間，未明箇中原由而妄加推測或不加思索地訛傳所使然。

總之，莊嚴等人奉政府之命，戰戰兢兢護運珍貴文物抵達臺灣，並且一如以往，細心呵護。故宮文物落腳臺中北溝，庫房建成前，教育部將故宮博物院、中央博物院籌備處、中央圖書館及中華教育電影製片廠合併，合稱國立故宮中央博物圖書館聯合管理處，聯管處設置於臺中市振興路，杭立武兼任主任委員。

最後，故宮博物院終於在霧峰北溝覓得足以儲藏文物的隱藏地點，於1950年建成北溝庫房，故宮及中博籌備處文物全數遷入，莊嚴亦舉家從臺中遷居到地處偏僻的霧峰鄉下，從此開始十六年的北溝生活。北溝乃是草湖溪的支流，北溝溪出口處的一塊山腳下的臺地，那裡遠離塵囂。故宮北溝院區時代，在此建造三棟文物庫房，最後又增建一棟，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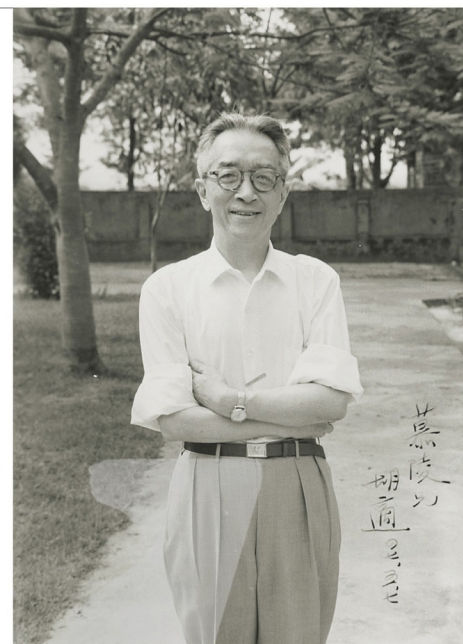
1956年，美國新聞處拍攝故宮文物裝箱赴美展，刊登在《今日世界》雜誌上的裝箱情形。（莊靈提供）



時建造一條U型附屬山洞，文物陳列室、招待所及數棟職員宿舍。莊嚴一家並未住入職員宿舍，而是選擇距離庫房不遠處的一棟農舍，薄瓦為頂，粗竹為柱，灰泥圍牆，背後為吉峰山丘，屋旁茂竹數叢，四周林木疏落。北溝相較於民國新興大城典範的南京、十里洋場的上海或者是千年古都的北平而言，這裡自然是寒酸許多。外加臺灣在二次大戰期間遭受美軍空襲，戰後復員未久，大量物資運往大陸內地，整個臺灣尚未恢復生機。北溝夏季炎熱，蚊蠅、蟲蛇橫行，蛙鳴、螢火，饒富自然風貌。對於莊嚴而言，自從1933年文物遷移北平之後，來到北溝已經十八寒暑，他取董源〈洞天山堂〉為齋號。「屏跡後門下，息交歎孤陋；蕭然一室間，圖書分左右；懸蘭四壁香，爐煙靄清晝；坐視羽蟲化，起視雲出岫；青山自偃仰，相對渾如舊；我家吉峰下，溪水清可漱；白雲縹何之，念之令人瘦。」這首詩道盡卜居霧峰之後，莊嚴的生活片段。孤室蕭然，恬淡自安，光陰飄逝，青山依舊，故鄉卻在遠方。這段期間莊嚴開始較有充裕時間寫作，大多圍繞著他所喜愛的碑、帖的考據，對書法精神的本質與變遷進行論證。

莊嚴寓居霧峰時期，才有書法作品傳世，我們逐漸可以見到他書法作品的全貌。「至人原無相。吾生信有涯。」（R79）這時莊嚴年近周甲，紀念與妻子申若俠結婚二十五年的作品，生命有涯，本質無相。運筆出自褚遂良，卻更為扁平，結體緊湊，運筆剛勁。相較於褚書〈千字文〉的蕭散，多了分〈倪寬讀〉的穩健氣息。

在北溝故宮期間，許多文人雅士、親友故舊，或者仰慕中華文化的外國元首政要，國家元首蔣介石與宋美齡夫婦也常來北溝觀賞作品。老友臺靜農、董作賓、考古學家李濟、畫家張大千、黃君璧、舊王孫溥儒、水彩畫家藍蔭鼎、攝影家郎靜山、中央研究院長胡適常因避壽前來故宮研究與訪友。中華文化的精品與精彩人物竟然有緣匯聚於臺灣中部小村的北溝，如無時代翻弄，豈有如此的遇合呢？



胡適贈給莊嚴的照片。